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四四八·集部·別集類

白華前稿六十卷（卷十八至卷六十）〔清〕吳省欽撰

白華詩鈔十三卷 〔清〕吳省欽撰

三七三

白華後稿四十卷 〔清〕吳省欽撰

四八九

白華前稿卷第十八

南匯吳省欽

釋解說

釋乘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聖人之教也服古作駕左傳王伯服游孫如鄭史記作伯猶戰國策騎射之服史記作駕

時人習騎武靈言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當之形遠

乘壘乘矢皆取雙數四數爲言詩乘乘馬乘馬在廟是形王登上車之石曰乘石乘車以兩馬或四馬故乘雁也論語乘肥馬有馬者借人乘之此不必兩馬四馬者也乘車固名乘馬乘馬至周末兼名騎馬禮崩有車騎

白華前稿

卷十八

一

白華前稿

卷十八

二

注古人不騎馬故經典不言騎今言騎是周末時禮吳曾漫錄曰左傳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正義謂古者馬以駕車不單騎劉炫謂展欲與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顧氏炎武曰詩來朝走馬走者單騎之稱春秋時如楚子乘駟會師於臨品祁奚乘駟而見范宣子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子木以駟謁諸王皆事急不暇駕車或是單乘駟馬又曰趙公子成之徒諫易服而不諫騎射以騎射之法必有先武靈而用之者愚因思狄人習馬太王事以犬馬非止資之駕車顧氏又疑顧野王之以趣馬說走馬而走狗必不可以云趣狗服虔曰秦仲

釋江夏

江夏故漢郡江大江夏漢也漢志武都東漢水一名沔

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守之事與諸夏同風是仲之先無四牡無戎車不必無馬不必有馬而不之騎也乘車古謂之結駟其騎馬則有連騎騎之爲言跨也升而跨之也乘墉猶云騎牆乘屋猶云騎危滕文公言馳馬試劍蘇秦言車千乘騎萬匹則戰國時盡人習騎武靈言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當之形遠詩三言我馬而崔嵬而岡而砠恐非引車而陟爾雅駢蹄跡善陞廟舍人曰蹄平正善登山蹠也駢駢枝蹄跡善陞廟李巡曰其跡平似蹠亦能登高歷危險也駢音

至江夏入江謂之夏水杜預注春秋昭四年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傳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漢水始出嶓冢爲漾南流爲沔襄陽以下爲夏耶十三年傳沿夏欲入鄖鄖卽今宜城順流日沿是宜城以上之漢亦曰夏舉尾以該首曰夏猶舉首以該尾曰沔也夏口卽沔口以其經大別山大別山又名魯山故亦曰魯口今日漢口又江夏南郡二郡間別有一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其受江處爲夏首達辭過夏首而西浮是已夏水爲荆之一沱今江陵中夏口是其入漢處曰堵口今沔陽州長夏河是其合漢又東入江處卽爲夏口今

獲也荊州記曰蘇秦說楚威王東有夏州今江陵夏口城有州名夏州地理通釋曰夏州大江中州此雖足以糾應氏之失而於江夏之夏江夏之夏口無與也江夏者江漢也

釋武當

召元武而奔屬見楚辭遠遊此在曲蟠之前立記

古司常之職蛟龍爲旂能虎爲旗鳥雀爲旟蛇爲旐其以之行軍按度方位左取變動右取沈猛前取迅捷後取鎮捍此蒼龍白虎朱雀元武之所由名而天官家分繫之二十八宿者也自漢以來蒼龍有闕白虎有觀朱雀有柄元武有縣有湖有門元之色象北方武則龜

白華前稿

卷十八

四

漢口是孔穎達以爲漢水之尾冬竭夏流故名夏汭此本酈氏之言堵口者而誤以之言夏口也堵口之水容有冬竭朝宗之處必無竭理蘇代言蜀地之甲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漢中之甲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夏水固卽夏漲而南郡之夏水無是義也應劭曰沔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然夏水沱也沱也入漢在故雲杜不在故華容不得謂沔自江別至華容也今武漢德三郡多漢江夏郡地江與漢皆在其境故以名郡至夏首卽夏州左傳宣十一年傳楚入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杜注州鄉屬示討夏氏所

蛇鱗甲之象宋避聖祖諱以真代元真武之稱猶元冥元枵之爲真真冥枵云爾道家謂其神故淨樂國太子手按劍足踏龜蛇入武當修煉得道上昇山曰武當以非真武不足當之也往予讀宋景濂元武石貞一庭院二記竊以景濂儒者其所述神異固可爲徵信既而思神之爲神豈果有里居姓氏之迹惟是民心至愚當王斯貴天書疊降之會物或憑焉而後之人因以成俗若武當之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峻上山又曰仙室晉咸和中鹿陽謝光舍羅邑宰隱此故亦曰謝羅山此酈道元語也一名參山一名太和山陰長生於此得道此李宏

憲語也自明統志引非真武不足以當之之語而類家

志地家往往據之抑知武當之縣見於漢志宏憲謂其

因山爲名當元魏唐時猶未有元武神之號迨宋及明
廟祀幾遍甚且不知真武之卽元武又烏知是山之別

有所當當者對也直也秦以三關備東諸侯曰臨晉曰

函谷曰武楚懷王入武關秦伏兵襲其後左傳將子少

相璠曰武關楚通上雒陝道也今由南陽襄鄖入長安

者必道武關關隸商州距長安四百九十里太和山高

二千五百丈周迴五百里與武關相當故本名武當山

白華前稿 卷十八 五

山既高峻關復要害而後以之名縣其或先以名縣則如東晉之偽置當塗後魏之置兩當皆以所當之山水而名於真武固無與也志地者蓋審此

潛爲漢指荊州之潛解

書沱潛之潛史記作澇漢書作濶爾雅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沱謂他出潛出索隱以沱出蜀郡郪縣西東入江潛出漢中安陽縣入漢禪荊州之沱潛非也江一而已東別爲沱之沱在梁江有沱之沱在荆夫人而知之漢導自嶓冢在今寧羌州與漢志所云西漢水出隴西郡西縣嶓冢山今在秦州者迥不相及始出曰漾其經

流下流皆曰沔故曰逾于沔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江

及采芑之蠻荆皆宣王時詩

然沔之名不如漢之名爲著而何有於

潛宜蔡氏傳以荆之潛未有見也梁之潛則誤於水經

注曰宕渠水卽潛水出南鄭縣南巴嶺謂之北水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入於漢水注

不知漢志謂宕渠水東南入瀘卽瀘字

非謂宕渠卽瀘郭璞曰從漢中沔陽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崑山下西南

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卽禹貢所謂潛也自漢志謂之

西漢水唐以後謂之嘉陵江蔡氏據水經注以宕渠水

釋潛而梁之潛亦混夫梁之潛當禹時無西漢水之名

白華前稿

卷十八 六

六

亦無沔之名漢一而已故荊州之域曰江漢朝宗于海曰其川江漢安得以潛爲沔水爲西漢水而以漢爲東漢水至爾雅漢爲潛蓋指荆言之潛伏也伏流曰瀆亦作汎今潛江縣宋乾德三年置寰宇記曰唐大中間置徵科巡院於白汎文獻通考曰升白伏爲潛江縣明統志曰潛江在潛江縣漢水循源而下過縣界入大江安陸府志曰潛水卽漢水分流始入曰蘆汎河明統志曰蘆汎河漢水分流處又曰魯汎江在監利縣治東南卽大馬河南通荆江北入漢泗魯汎屯兵於此故名魯汎河當卽魯汎江遷安陸縣東南流爲上新口下新口入沔陽界又自排沙渡東流爲深江入沔陽界南流爲恩江十里許

復與潛合潛江縣志曰漢水歷襄郢經內方至縣北三十里蘆洑河東折一支達縣治左是爲潛水地理今釋曰潛水在潛江縣東由蘆洑腦分流達城東南一支通順河入沔陽州境今淤一支南流至拖船埠入漢水禹貢雖指曰蘆洑河自鍾祥縣北訖潛江縣東南行可三百里以此爲潛庶幾近之蓋禹時自伏流涌出復入於漢及乎後世通渠漢川雲夢之際見河渠書則開通上源以資舟楫之利禹迹遂不可考其他沔陽漢陽之境凡漢水枝津大抵皆通渠者之所爲志家槩指爲潛水不足信又曰隋志松滋縣有潛水乃大江分流王晦叔以史

白華前稿

卷十八

七

記潛從深因之以當潛水非是然則今縣固潛之經流以浮于江沱潛漢之文推之江有沱漢有潛音道所出各由其便特染之潛大而遠浮之而逾沔荆之潛小而近江南則浮江沱而潛而漢江北則浮潛而漢而逾洛漢謂之漢亦謂之漾沔西漢水禹祇謂之潛孔安國曰沱潛發源梁州而入荊州則漢初尚無西漢水之名而亦謂其漢出爲潛也哉然則東西二漢水之名自漢後名之則可而不可以說禹貢也

巫山解

巫山一在盧氏縣東北今濟南肥鄉縣西北七十五里

齊靈公登巫山以望晉師是也一在巫峽爲秦巫縣地楚曰巫郡山之峯十有二合沓百六十里上有神女祠相傳赤帝女瑤姬行水而卒葬於是山之陽故宋玉賦謂之巫山之女昔殷太戊祖乙時巫咸巫賢世濟其美書傳謂以巫爲氏而馬鄭二氏顧以謂殷之巫官巫風歌舞微自伊訓咸苟父子爲巫官君奭必不屑與伊陟並論特殷人尚鬼宛邱去殷都不遠婆娑擊鼓鄭譜謂其好巫覡禱祔鬼神殷巫之名斯由以起至南人尚巫尤甚故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醫本從鑒其從酉者酉卽酒也酒以降神藥得酒而行殆不止祝由之有

白華前稿

卷十八

八

其科而周禮養人九筭之筭竝讀如巫斯巫彭作墨巫咸作筮之說皆樂附於巫紛如而不可以詰屈子從彭咸之所忌猶之云以巫遯迹而已巫之爲玉女則直曰巫男巫亦曰覡一事陽神一事陰神九歌中湘君湘夫人皆女巫所致之神餘七者則男巫所致漢郊祀宗廟之祭用僞飾女伎不經已甚抑且竝巫覡之實而贊之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楚俗尚女巫則其所謂神必神女丹陽爲楚故都椒精之要比戶而是惝恍姽婳之態尤人所樂稱曰巫峽曰巫郡曰巫山大都以巫起義彼不學之徒謂巫山之名以山形若巫

字然較巴水曲折如巴字之說更無據矣宋玉高唐賦言楚先王夢見巫山之女神女賦復言其夜襄王果夢與神女遇浮誕之失幾類聚麀而又從而神之宋范致能陸務觀所載神女之靈則江河諸水神往往類是若瑤姬治水之說不將與黃牛神爭血食耶是故巫之始在殷巫之紛在楚有是巫有是神而後有是山有是郡縣至山海經所載黑水南之巫山與漢志安邑縣東之巫咸山與此無與吾不復援以爲斷

彭古說

武陽彭祖冢及祠見於華陽國志續漢郡國志水經注

白華前稿

卷十八

亥

之文其山曰彭亡山下有彭亡聚岑彭擊公孫述營此聞其名而惡之是夜果爲刺客所殺彭祖者史記謂陸終第三子論衡謂顓頊師論語老彭注謂老聃彭祖疏謂老彭姓篯名鑑與史記注謂姓彭名翦者既以若兩人而又以謂鑑在商爲守藏吏在周爲柱下史舉聃之生平而誣爲彭祖更不可信彭祖封大彭郡國志所謂彭城國彭城縣古大彭邑也若彭國見於春秋傳雖不詳所在而謂在西北今彭山之縣在長安西南非秦晉之彭固不待言揚雄蜀都賦彭門鴻臚左思賦出彭門之闕劉淵林注都安縣兩山相對立故曰彭門而難蜀

記以李冰謂汶山天彭闕曰天彭門亡者悉過其鬼神精靈數見然則彭門之名實始於冰彭祖術又人所樂道彼書之彭蠡春秋之彭衙及鄭高克駐師之彭皆不能以彭祖相附會迨有亡者必過彭門之說遂以彭祖冢此而亡卽道家所謂三彭亦未必不因雄之言而互託也子瞻有濠州彭祖廟詩而不及其鄉所有之廟與冢其識出于由上矣或曰彭亡者彭望之譌再譌曰平無三譌曰彭模晉書桓溫傳四譌曰平模水經注皆於彭祖無所與云

白華前稿

卷十八

十

巴水自高而下瀕水之田無溝澗可蓄殷族冬雨瀦之陂塘池堰所謂冬水者也水足則穰水歉則饑志言朝天門漢水底有石如碑名雍熙一名豐年非水甚涸不見見則大稔我朝康熙二十三年四十八年俱以二月見乾隆五年二月復見邑人龍湖州爲霖洗石刻錄其文其一紹興戊辰二月昭德晁公武題名謂唐張孟所稱光武時題識惜不可復見其一明宏治癸亥正月重慶府知府華陰屈直德同知吉水李遷通判六合邵寶等題名謂宏治改元石亦嘗出見其年大旱民饑故守土者不可因是而弛備荒之政居此者亦不可特此

而有多靡之爲也按方輿勝覽言涪陵縣江心有石刻雙魚魚各三十六鱗一銜萱草劉忠頤詩作漠草一銜蓮花旁有石秤石斗王象之言開寶四年石魚見上有廣德元年二月記以爲水退魚見是兆豐稔四川志於涪志石德元年碑引寰宇記開寶四年云蓋魚復於黔江志廣誤以刻之石魚者爲碑而又誤爲兩地然則碑與石魚之見多以二月或正月縱江水甚涸而陂塘池堰之水自贏兆在彼不在此也會稽之射的湖水白則米賤元則米貴度亦以臘與上春而言而龍又言是歲幸大稔向聞之父老言碑雖見不盡驗益以知陂塘池堰之政視凇與雪爲可憑而碑之見與否無與焉晁爲四川安

白華前稿

卷十八

十一

白華前稿

卷十八

十二

撫制置使卒於嘉定而石魚有宋寶祐甲辰臘涪守長

寧劉叔子君舉追和唐大中六年轉運使尚書主客郎中劉忠順詩其序曰石魚唐人所刻與渝江晉義熙碑相似見則歲稔義熙禡當卽今所稱雍熙碑竝爲舉正

邛州印文宜改鑄說

說文邑部邛工聲地名在濟陰縣漢濟陰非縣乃郡其文當有脫誤玉篇引蜀郡臨邛縣釋之得其要矣臨邛爲今邛州寧遠府治爲漢邛都張騫在大夏見蜀布邛竹枝劉達謂邛竹中實而高節戴瓢之謂邛竹不凡蓋其中實而其節磈礧以其爲邛都所產故名邛竹亦作

筇竹雷波屏山間謂之羅漢竹至邛七部從七從下我州爲邛都乃顏師古之不考今州印與州儒學鈴記其文從邛不從邛視馬援之論成皇闕駟之論滇陽事適相類而宋元豐中何洵直請改鑄湖北陝州印文從陝西之陝從夾本不相亂恐四方謂少府監官皆不識字朝議皆是發言而卒改鑄世之知其誤而蹈之者少不知其誤而襲之者多守土者請於上而正之其毋謂不急已

高子公都子孟仲子其言並見於毛氏之傳頌弦誦在

音節頌在容儀學者忘言忘象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以是爲尚友之極致惜乎後之人以頌爲誦而不能

心知孟子之義也古樂器多以頌名左氏傳公琴卽頌

琴儀禮西階之西頌磬凡詩可入樂者皆可誦可弦可

頌惟夫頌之義既明而後知孟子之於詩好學深思心

知其意尚友所契頌然勁然視孔子之彈琴而見文王

當無異爾周懷芳藹聯從子遊五年與予論詩有合其

朱涇之居有堂曰頌詩肄業所及風雨不已爰告以學

詩者之有頌與誦弦不同與讀書之讀不同苟引伸其

說而且誦且弦求作者性情之故由是聲音笑貌若或

遇之庶幾尚友之詣而不固於一鄉一國之見焉亦爲

之而已矣

白華前稿

卷十八

十三

白華前稿

卷十九

一

白華前稿卷第十九

南澠 吳省欽 沖之

書後跋

書漢書文翁傳後

文翁爲兒時有神異及長伐柴薪以爲破贍忽夜有野豬數百以鼻戴土著柴中比曉塘成見太平御覽所引錄異傳又與人入山取木謂其侶曰吾欲遠學試投斧

高木上斧挂當往投之果上挂因之長安受經見所引盧江七賢傳南明錄文翁欲斷大樹欲斷處去地一丈八尺處後果爲部乃持斧祝曰吾若得二千石著此處

擲之中所祝一丈張寬字叔文漢文時爲侍中從祀甘

春秋至渭橋有女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女星也祭祀者齋戒不嚴則見見所引益部耆舊傳揚州有二老翁爭訟山地連年不決寬爲刺史復來訟寬窺二翁非人形令卒持杖戰入呵格之翁化二蛇走見搜神記班氏不載於漢書蓋聖人不語神怪之意而華陽國志言文帝末以文翁爲蜀守穿湔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又秦宓言文翁遺司馬相如東受七經王應麟以爲易書詩三禮至武帝卽位之五年始置翁爲江利民置文學掾作周

公禮殿當在文景之時至遣張叔等至京師受經博士則武帝五年後事如莊遵王褒當皆在與遣之列者甘泉山有秦故宮文帝祀甘泉寬不應已官侍中寬字叔文而稱爲張叔翁名黨字仲翁而稱爲文翁此班志之缺失者今舒城西南有文翁莊宋史以梓潼文同爲翁裔我不敢信

書後漢書列女叔先雄傳後

接神記健爲叔先泥和其女名雄華陽國志先尼和女絡符人又曰淑媛則有元常紀常程琰吳幾先絡水經江水東南過僰道注引益部耆舊傳張員妻黃帛求員

白華前稿

卷十九

二

白華前稿

卷十九

三

書南谿黃烈婦祠壁

尸自沉事人爲說曰符有光洛僰道有張帛江水又東過符縣北注光尼和女絡自沈與父俱出郡縣爲立碑太平御覽引耆舊傳健爲符泥和氏女名先雄又溺部引耆舊傳孝女叔光雄父沟和今范書孝女叔先雄父泥和蓋子令升皆以謂複姓也困學紀聞曰叔先雄水經注作光終何焯曰女而名雄無義理蓋雒字傳寫之誤以予論之泥者尼之誤也說文尼從後近之也徐鍇曰猶昵也廣韻注又和也古人名字相配先尼字和叔而范氏干氏又丁倒之近世所傳諸本水經注亦未有以絡爲終者絡帛係古韻絡訛洛訛終訛雒此

如酈氏所引張員當從異苑華陽國志作張貞而尼之訛泥訛均不得辨也廣韻注叔先複姓亦沿誤矣尼爲縣吏其長蓋趙祉湍水者著舊傳謂城湍常氏謂城湍酈氏謂成濡灘孝女之沈以永建二年二月十五日其持父屍出則二十一日也上其事者郡太守蕭登高之也絡其名先其氏也其父名尼字和叔也後漢符節縣於前漢曰符於今爲合江常氏以魏趙先周爲江陽著姓四川志合江先氏巖唐神童先注讀音處未史忠義傳有先坤朋爲合州張氏內應復瀘州豈皆尼後耶

甚矣志地者之不可不審也符有先絡僰道有張帛絡以殉父沈帛黃氏女以殉夫張貞沈沈十四日偕夫出常璩志甚明自酈道元以先爲光以貞爲員范蔚宗列女傳傳絡而不及帛又誤以先絡爲叔先雄子前過健爲之清水溪拜絡祠下見木主及近人碑又誤爲淑先雄瀘州志又誤爲元紹因徧考接神記太平御覽困學紀聞辨其同異漢僰道爲今宜賓南溪二縣地敍州府志於宜賓列女言唐張真乘船覆沒妻黃帛求夫尸自沈於南溪鷺鷺坑則云漢張真妻黃帛沈此四川新志唐張正船覆尸不得妻黃氏自沈於江積四十日持正

手出灘下員真正形聲遞誤甚至誤漢爲唐方輿紀要亦同之考異苑華陽國志太平御覽皆作貞且十四日而非四十日予惟貞之名誤帛之心終不安非如張帛黃帛之可以互稱也帛洞在南溪縣治前明嘉靖崇禎間碑亦皆作張貞歲久圯茀因倡以私錢而新之貞僰道人學士韓子方弟子別見常氏志

書續漢郡國志犍爲魚泣津注後

予旣碑南溪黃烈婦之祠段君玉裁寓書來告曰烈婦沈魚符津在縣西五十里距敘州府治東北三十餘里所謂福溪也岷江經敘州府治北金沙江右注之又東

白華前稿

卷十

四

十五里南廣水右注之又東十五里福溪水左注之其上游曰魚溪河黃沙河源出宜賓縣斗牛壩郡國志南安有魚泣津劉昭注引蜀都賦注曰魚符津數百步在縣北三十里縣臨大江岸濱山嶺連亘益州郡有道廣四五尺深或百丈唐蒙所造今文選本佚此注而水經注畧同蒙開道在今敘州不在嘉定昭於南安引此誤也引魚符津注魚泣津亦誤也故蜀都賦注縣北三十

里當作縣東三十里雖然愚更有進焉福溪舊曰覆溪亦曰服溪南廣水卽符黑水水經注符里應作黑水入江處謂之南廣口凡水濟渡處曰津後人略符黑水之稱

而謂之符津或徑稱魚符津或又移其名於福溪緣江數十里間甚易附會也若南安之魚符津卽魚涪津又作漁涪津見吳漢傳及草懷注謂在南安縣北方興紀要作魚鳧津漢丘將岑彭之軍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此晉永康元年趙歎據益州襲殺西夷校尉陳總於南安魚涪津亦此彭被刺在彭亡聚距武陽東南二十里武陽故城又在今彭山縣東十里是津南接南安

北爲取蜀要道故漢決勝是津而後圖武陽拔廣都述萬不能守四川志夾江縣有魚涪津乃係復誤而永寧縣東三里之魚涪關與南溪之魚符津皆非郡國志所

白華前稿

卷十

五

指蜀蠶叢開明魚鳧舊治在今樂山青神新津閬津由魚鳧而名魚涪漁涪魚符音之譌魚泣則字之譌也昭於唐蒙所開之道旣不應移在南安而僰道之蜀王兵欄復譌爲玉兵蘭今本或譌爲玉岳蘭符節縣或譌爲荷節彼符黑水之爲符里水亦猶是也字經三寫學者其可鹵莽哉

書宋史忠義張廷傳後

元世祖紀十四年二月甲戌西川行院兵至重慶營浮屠關即今佛園關宋都統趙安張珏降十五年正月庚戌師人重慶十六年正月辛酉宋合州安撫王立降十七年

二月以珏界瀘州安撫使梅國賓使復父讐。珏聞命自縊死。其曰復讐者宋德祐元年六月國賓父應春守瀘州殺其判官李丁孫推官唐瑞奎以降元次年六月珏結州人劉霖等爲內應破神臂門誅應春故也。予觀宋季叛將如劉整皆萬壽田世顯楊大淵張大悅各以蜀地北降或爲之獻計取宋宋史以珏列忠義傳。言珏十八歲而從軍其守釣魚城竟無遺策人盡用命致憲宗嬰疾而亡。憲宗紀布崩於釣魚山或云爲飛矢所中續通鑑蒙古主蒙哥卒於合州城下四川舊志鯤魚山記憲宗爲啜風所震因疾班師至金劍山溫湯峽而終。其守重慶帳下韓忠顯夜開門降。珏索駁不得乃載妻子走涪州斧舟欲其沈。

白華前稿

卷十六

六

白華前稿

卷十七

七

喪而名卒裂焉。嗚呼豈獨珏哉。

書邛州白鶴山魏文靖祠壁

魏文靖鶴山書院在蜀者有四。蒲江邛州眉州瀘州眉瀘公所治。邛浦江公故居公十八歲而登第。以親老乞外未幾丁生父憂築室白鶴山下。晚而督視京湖軍馬。理宗御書鶴山書院以賜。今邛蒲皆有白鶴山公書院。當在邛。明正德戊寅御史蘇師卹以州城內土主祠改祠公後遷鶴山書院於祠右。而山之祠稍替焉。虞集記公曾孫起之言曰。吾先世臨邛之書院灌莽莫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無幾。曾大父寶葬於吳先廬在焉。願規

但言其不降而不言其死。迨延至二年之久不死復不降於是假國賓以復讐之號以速其死。以著其與降無異。且重慶之破在十五年二月其降者趙安張萬張起巖至珏則潰走見執元紀以安與珏之降係之十四年二月一似珏既降而重慶尚爲宋守亦失實也。萬氏斯同以爲國賓詣闕訴冤正以珏之降與其父同世祖亦輕珏不盡忠於宋。夫珏爲宋守土力竭被俘以視獻城導寇之徒相去尚遠。珏苟死元史豈得書其降。珏果降世祖又豈速其死。惟是依違輾轉坐延歲月而又無文山疊山始終不渝之志節。見信於人以致二史矛盾身

爲講誦之舍是史所稱鵠山書院者固在邛不在蒲而
四川志言蒲江北潘家山有公墓有神道碑集雅與起
遊記必不誤誤在志也鄧人萬斯同以公理學名臣弟
從子竝執政乃後魏而不復其宗且引蔡西山之仲子
虞知方以葬後虞皆宋人亂常滅理之事夫公自言偕
同產兄高猿侍先表叔父高孝清純丈大夫公朝夕有所省
發是公雖後魏未嘗不養且教於高也山距邛州西七
里爲公書院故址雍正甲辰知州張純別祠公於山曲
而摹公分書雲吟山三字榜之樞間有好事者以公兄
稼弟定子合饗從子斯得祔食焉未爲不可已雲吟山

白華前稿

卷十

八

在夾江縣西三里公書今尚存純蓋摹邛州試院所榜
而其實來自夾江者

書黃鵠樓壁易林鵠盜我珠逃於東都鵠怒追求郭氏之墟亦以鵠鵠爲二鳥
鵠鵠皆水鳥鵠高翔善步故一名天鵠鵠白而微暉黃
故黃曰鵠黃鵠之黃猶鵠之黃云爾鵠由白而蒼而元
顧本草言有黃者陸璣詩疏遂云黃鵠古人常言之鵠
卽鵠音之轉後人以鵠名頗著謂鵠之外別有所謂鵠
故埤雅既釋鵠又釋鵠漢昭時黃鵠下太液池而歌名
黃鵠方以智云鵠鵠聲之轉詩從子于鵠音鵠叶皓淳
于堯獻鵠於楚舊注卽鵠後漢吳良傳贊大儀鵠髮注

卽鵠髮曹植表實懷鵠立企待之心鵠立卽鵠立法書
要錄鵠頭書一作鵠頭書嵇康賦千里別鵠音鵠與曲
叶又別鵠操雄鵠雌鵠庚桑楚篇伏鵠古鵠字今武昌
應圖王者知音樂之節則元鵠至以及張協言露鵠何
遜言夜鵠李賀言瘦鵠餘若別鵠孤鵠野鵠獨鵠鵠無
非鵠者江夏黃鵠山一名黃鵠山山臨江有磯曰黃鵠
磯磯上黃鵠樓元和郡縣志所云城西南角因磯爲樓
名黃鵠樓者也黃鵠遊江海淹大沼與鵠殊族後之人

白華前稿

卷十

玖

若以鵠勝於鵠而音與文又復相近侈仙跡者遂有黃
鵠之名任昉記荀瓌憩黃鵠樓望西南有駕鵠者降賓
主歡對辭去跨鵠騰空渺然烟滅唐圖經費禱登仙嘗
駕黃鵠返憩於此遂以名樓其事雖不足辨然蕭梁時
已有黃鵠樓之名苟瓌於樓上遇駕鵠之仙非瓌卽能
仙去作圖經者又以荀字叔祺而移之費禱費狀自降
奴豈遽兵解今樓旁有費祠樓上有呂巖搆笛跨鵠象
盧生倚枕臥其旁以郎鄆呂翁當呂巖以巖當駕鵠之
仙又其甚者類冢於江夏縣黃鵠山謂宋戴顥隱憩於
此林澗甚美是蓋以京口之黃鵠山一名黃鵠山其下

有鵠林寺者誤以爲卽江夏之山而漫無識別也易詩春秋左氏傳言鵠不言鵠禮言鵠不言鵠漢書黃鵠下太液池作黃鵠歌未嘗云黃鵠歌有黃鵠無有黃鵠人所易知者庚子山賦落帆黃鵠之浦載舟鸕鷀之洲亦不察黃鵠之爲黃鵠耳予以本草埤雅分釋鵠鵠自非一物兩黃鵠山皆轉爲黃鵠山賈禱荀叔禱呂巖呂翁多涉附會伏睹

御題江漢仙蹤扁字渾融函蓋無所不包諭而列之以諗世之登斯樓者

書黃鵠磯觀音寺壁

白華前稿

卷十九

十

白華前稿

卷十九

十一

必有甚焉者矣若呂良棄妻謝母著道士衣冠則公所云力行險怪取貴仕者盡之故不具論

書東坡測陽早發詩後

鵠有二小者鳩鵠設以命射其一卽天鵠與鴻並齒古入行文鵠與鶴往往通用江夏垂鵠磯其上枕黃鵠樓樓在城巔對城外之觀音寺舊爲南齊頭陀寺王簡栖文其碑簡栖之名文選注作巾說文通釋作少困學紀聞作巾讀若微象艸木初生枝莖之形黃公說字巾中於文從少卽古左字簡今詩左手執籥其名與字或取此宣和譜陸簡之書頭陀寺碑湖廣志亦失載故旣題其楹復考鵠鵠巾巾少之異同而著之於壁

書昌黎謝自然詩後

謝自然南充孝廉謝寰女貞元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辰時昇天時年十四見集仙錄白帖太平廣記是詩斥數怪變至以郭璞狐狸魍魎憑陵作惡之言爲喻較華山女詩所云豪家少年來繞百匝於敘其頌信中寓慢侮之意者尤警切矣唐祖混元六典言女道士觀五百有五十新書言女冠觀九百八十有八如睿宗金仙玉真二公主皆爲道士玉真號上清元都大洞三景師代宗華陽公主以病丐爲道士號瓊華真人而德宗文安公主亦丐爲道士凡宮人入道者時流多送之而爲之咏女子胡愔黃庭內景圖一卷至載藝文志上有好者下

漢武賦秋風惜以淒淚註寒涼貌一作淒淒司馬相如賦脩艸倩淒注皆疾貌淒音練廣韻集韻竝卽句切集韻又力至切音利卽計切音麗玉篇淒疾流領泉星說字曰贑州測頭山或云測當作謫山形出貌不知謫乃俗字山高而水疾下流故名測頭坡公此詩爲嘉祐四年少作編在荆門惠泉答張都官見和惠泉之後漢水

襄陽古樂府之前子由有和作編次畧同注家皆不詳

所在近查氏補注曰虔州志龍南龍川之交有水曰浰非先生經由地存俟再考夫虔州之浰水出自浰頭山山賊爲王伯安所平今鍾祥麗陽驛居荆襄孔道重坡連亘人烟牢落山曰司山水曰小司水乎初疑司爲麗音之轉乃下流入漢處縣志曰利河土人口浰口曰距驛祇六十里以二公詩證之始信麗陽之於宋爲浰陽而志地者不之審也至浰之有練音俟再考

書鄖陽院壁徐學謨詩後

杜君卿云周時諸國荊州則楚夔塗黃鄖由麇羅巴穀隨權鄖十三國楚滅鄖以封闢辛漢志竟陵今天門縣注云

白華前稿

卷十

三

白華前稿

卷十

三

楚鄖公邑明統志以辛封邑在江陵固無依據而又以祁通鄖指德安之安陸以當之今鄖縣爲隋鄖鄉縣隸鄖陽府其得名則由鄖關正義曰地理志宛西通武關

而無鄖關鄖當爲澗浦水上有關在金州洵陽縣王伯厚旣以漢中郡長利縣有鄖關證之卽秦始皇東出鄖關亦當指此鄖陽志旣采鄖關復言春秋爲錫穴地產錫志爲明徐叔明創吳明卿有送周象賢應徐開府聘修鄖志詩見蘇甄集而院壁叔明識老去旌旆開錫穴亦誤讀錫字舊錫地名楚錫穴前漢功臣表有無錫侯多軍按左傳文十一年潘崇伐楚至錫穴杜氏註錫音

陽陸氏釋文錫音羊元和郡縣志亦音羊蓋劭洛爲壤錫穴爲麋都而宋鄭間亦有錫邑路史商末錫疇子斯其先爲御姓鄭滅之以處宋元公之孫是爲錫邑錫或作錫猶之喪服記皮弁錫衰雜記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錫錫皆當作錫謂治布滑易也楚金三品麋不必無錫而地之名錫者又不獨在麋杜氏鎮襄陽於麋故接壤其時猶從錫不從錫故音之曰陽而陸氏因之自六書之學既紛地理家又不無失實如麋古通麋吳師居麋或謂在巴陵縣或謂楚滅麋而遷之以來然吳師不至巴陵麋爲楚地麋爲小國其不相及又如此

書曝書亭集張仙祠碑後

宋井度漕蜀日哀梓潼灌口射洪三神祠碑文板訖爲蜀三神祠錄五卷其書不傳射洪不知何神或云祀陳子昂灌口祀李冰梓潼祀張惡子惡亦作亞常據謂梓潼張亞子廟雨後得雷杼每歲十枚是立廟不始於姚萇或長新之且大之也梓潼神固非文昌星其以爲花藥夫人所祀孟昶象者誤蓋有自唐時眉山張遠胄遇老人以竹弓一鐵彈一質錢三百千張無斲色老人曰

吾彈能辟疫宜寶而用之再見遂授以度世法今郢州治南百步有張仙廟又文廟階下大雨後有丸非土非石赤而多竅求者累歲不得或無意得之上人謂宣男謂之張仙彈與高禖弓韣之義頗合當花藥入宮時殆以習爲故事張仙祈子之對未盡詭也亞子沒而爲神遠霄生而獲仙二者亦不可不辨

書程拏時雲夢考後

少讀洪氏隨筆以漢官制南郡江夏郡皆有雲夢官及

考漢志南郡編縣江夏郡西陵縣有雲夢宮猶宋玉賦所云雲夢之臺耳沈氏筆談曰舊尚書雲夢土作父唐

白華前稿

卷十

古

太宗得古本作雲土夢作父詔改從之今史記水經注竝同惟漢書作雲夢土胡氏雖指引周禮爾雅戰國策淮南子之合稱雲夢者以謂雲可該夢可該雲雲夢在江北不在江南亦無夢高雲下之勢拏時病胡氏不能確指其地而據元和志直以爲卽今德安府雲夢縣禹山衡陽九江沱潛至此地勢近豫而漸高故曰土作父似極了當然自枝江而東爲松滋東南爲公安石首

華容江南岸諸數澤皆古所謂江南之夢至京山及鍾祥東南境皆漢雲杜縣地古者土與杜通毛詩白土沮漆齊詩作自杜又徹彼桑土韓詩作柔杜鄭氏周禮校

人注相土作乘馬荀子杜作乘馬焦氏以士穀士會之士皆作土讀爲杜土姓杜伯之後是雲杜卽雲土韋昭曰雲土今爲縣屬江夏史記昭王自郢至雲夢復走鄖郢今江陵鄖今德安府雲夢之縣僅百里患旱不患水不可謂之藪澤謂雲夢當合稱也可謂雲土無所證據也不可謂雲夢皆在江北也可謂雲夢父爲今縣境也不可

書所作尹太師瀘州故里辨後

吉甫未聞爲太師師尹其後也尹世居周都故彼人士詩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至來歸自鎬之鎬箋以謂北

白華前稿

卷十

古

方地名正義以謂去京師千里卽獮狁越焦穠而至涇陽所嘗侵及者而非自鎬京而歸王氏困學紀聞言幽王之尹氏不能世吉甫之賢景王之尹氏又世太師之惡又引錄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葉不別食會食數千人自陳損之以吉甫爲瀘人作清風堂而明統志又以爲房縣人有廟有墓於南皮平遙縣又皆有尹墓其可信耶

武后長安鐘拓本跋

保寧府治衙神祠有銅鐘高三尺餘其徑三分闊之一上下如筩無侈弇有文云維大周長安肆年歲次甲辰